

馬歇爾傳



莫士萊著
郭功儁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莫士萊著
郭功儁譯

馬
歇
爾
傳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初版

馬歇爾傳 一冊

基本定價三元二角正

原著者 Leonard Mosley

譯述者 郭功儁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詹美賢 吳瑞華

譯序

美國軍人政治家喬治·馬歇爾（General George Catlett Marshall）與近代中國頗有淵源，初任軍官於磨練帶兵經驗時，即曾擔任駐華北天津美陸軍第十五團行政官兩年，協助維持治安，嚇阻北洋散兵游勇擾境，著有勞績。二次大戰方告結束，復銜命使華，意圖調解中國內爭。在他奔走斡旋期間，七上廬山晉謁蔣公，名震中外。終以波折迭起，爭端不息而知難辱命回美，其間真相與功過，各方說法不一，爭議迄無定論。

本書作者莫士萊（Leonard Mosley）為美國著名傳記名家，在馬歇爾傳（Marshall: Hero For Our Times）中以近四章篇幅析述馬帥使華倉促成行的心路歷程與辱命原委，娓娓道來，生動有趣，頗具參考價值。書中指出馬帥挾戰勝希魔與日寇之餘威，未能接納愛將魏德邁的諍言，又中了緩兵之計，實為其鑠羽而歸的根源。

馬歇爾嘗為英相邱吉爾推崇為「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組織者」，杜魯門總統則更是倚為肱股。每有急事輒以白宮特急電話徵召，令其以特使身分赴華以及出任國防部長。然而馬帥事業本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為主流，終其一生以未能擔任盟軍最高統帥為憾事。做為傑出的談判高手，馬歇爾有能力說服許多倔強、難馴的大人物，包括：羅斯福，史大林，邱吉爾，乃至戴高樂和巴頓……。也許這正是他膽敢貿然應召使

華任調處巨艱的緣由。

書中也揭露了許多戰時秘辛，反映其爲人正直無私，一心爲國的美德。例如以陸軍總長之顯赫，一任繼子喪命義大利戰場，又如一九四四年大選期間以國家至上爲詞說服總統候選人杜威州長切勿揭開美國享有的通訊破密手段作爲競選籌碼而使日寇改變密碼，杜威果然遵從了此一守則。乃至麥克阿瑟元帥在韓戰中因戰略問題遭到罷黜，與華府的種種恩怨，俱屬內幕秘聞。

馬帥以維京尼亞軍校出身成爲職業軍人，歷兩次大戰，終能出將入相，位極群倫，在美國近代史上洵不多見。原作除鑽研美國軍、政史料單位保存的第一手文件多種（計：陸軍部隊史料五種，國務院史料四種，國殤墓園文檔二種，陸軍部史料八種，使華專輯三種，國防部史料六種，美國紅十字會史料四種。）此外，作者更不辭跋涉，旅行世界各地，造訪與馬帥同時代的政界與軍界人物，並利用口述錄音帶摘取有關資料納入各章，計曾訪問者共有四十五人。

馬帥晚年所留四十小時口授史料錄音帶亦已加以利用摘取部分滙入各章，成爲第一本含繙口述史料的馬帥傳記。

譯者七十四年五月赴北美休假旅遊三週，居停舊金山老友張庭楨兄家，承以原著見贈。歸後將使華部分全譯，其餘保留其精華，經自立晚報顏文門先生允予連載又承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以廣流傳，謹此致謝。惟譯筆疏陋之處尙望讀者不吝指正，爲盼。

郭功儔 謹識 臺北市 75、8

開場白 白宮特急電話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美國陸軍參謀總長五星上將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他五角大廈辦公室披閱了最新的遠東戰區電報以後，提筆向接任才四月的杜魯門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後，杜魯門以副總統身分繼任）草擬了如下的辭呈：

「如今各戰場的戰事均已中止，陸軍復員工作正積極展開，有關縮減戰時生產的重大軍事政策亦已裁定，而且戰後的軍事計畫亦臻成熟狀態，因此職深感以呈請 賜予解除陸軍參謀總長職務為宜。

職在陸軍部已連續供職七年，其中六年擔任參謀總長，倍受此繁重軍職之磨累，疲憊不堪。若獲准辭職，確信可使身心受益。倘囑舉薦繼任人選，職以為艾森豪將軍尤其適宜於此時接任參謀總長職務。……」

縱在冠蓋滿京城的華府，若有人搶先獲悉辭呈的內容，亦必箴其口，不敢透露。等到這消息不脛而走，遍傳外國使館和全球美軍基地時，起初也無人認真加以評論，原因在於大戰結束、和平來到人間尚不滿一週。只不過六天以前，日本政府有鑒其陸軍處處潰敗，海軍大半已摧毀，東京市部分已燒成焦土，兩個城市先後中彈化為原子灰燼，其餘的城市正受到下一次挨原子彈的威脅而戰慄不已，故已同意無條件投降，以了結第二次世界大戰。

此時，希特勒納粹德國被消滅在先，盟軍已在戰火餘燼中劃區佔領德境。為何正當麥克阿瑟元帥積極準備要進駐日本——摘取勝利果實時，馬歇爾辭職解甲呢？而且一般威信大戰獲得勝利，由他出力於計畫及實施者最多，而他却在此時輕率言辭。

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盟軍擊敗希特勒德國時就曾致函馬歇爾，歌頌其偉績，尊敬他為「勝利的編組策劃人」。邱吉爾當時寫給馬歇爾的信上說：

「儘管你沒有機緣統御盟國大軍，然而這些勝利軍團，却出自你的創造、編組與呵護。在你的指導下，偉大的百戰雄師，橫掃法蘭西與德意志。他們當中有些是在戰場上倉促成軍的，也能在極短期間達成任務。」

你不僅策劃、創造了作戰軍團，以及許多繁複的配屬單位，而且最使我無法理解的是，你也能源源供給力能駕馭這些現代化軍團、集團軍的指揮將才，使他們各盡其職，而且又能應乎需要發掘更多的將領。

經歷這些年使人心智交瘁的戰爭歲月，使我由衷地敬重、景仰你的勇氣與宏大的毅力，也是與你甘苦共嘗的同事們真心的慰藉。而我希望可成為你在戰時的同事之一。」

邱吉爾的讚譽曾在許多盟國京城發生共鳴。因為軍政界久已默認，倘無馬歇爾的智慧、才能、決心，特別是他所擅長的耐性，民主世界未必能夠戰勝軸心國集團而贏得戰爭。他以卓越的技能與節制力，不只一次平服了將帥之間的猜忌與詭辯，制止在廟堂上嘵舌不已的政客，化解盟國之間的仇視外國人與疑心病，同時不辭勞累、孜孜地研究改進用以擊敗德、日兩個頑敵之戰爭機器的戰略，甚至使有位目中無人的海軍軍令部長也不禁要對馬帥的軍人素養舉手為禮。一位美國海軍將領在一九四五年坦誠寫道：「我唯有由

衷地感謝上蒼，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你在職，我們將如何打完這場戰爭。」

大多數在美國國內身受戰時鍛鍊的平民，以及大多數承擔海外戰役重負的官兵，應對這種平實的描述衷心服膺。馬歇爾服務戰時政府的全部事蹟迄未公開，較公道的臆測是：他對戰爭勝利的建樹較之官方的褒獎實屬有過之無不及。他是極為收斂，不露鋒芒的人，從來也不願意遮擋部屬將領的光彩。

身任美國陸軍參謀總長，有時難以甩脫名字上報紙頭條的機會。二次大戰期間每見巨變震爍，危機迭出。我們見到勾心鬥角的會議，流言滾滾而出的白宮，出席國會委員會作證，這些事例無一不會把他帶上報紙的頭條。輿論總算把他論斷為新派的軍人，全球戰略的奇才，由於他的判斷、技能與正直，美國乃至盟國才能全心全意信賴他。

一旦贏得大戰勝利，誰也不相信馬歇爾就打算從此功成身退，邁向無聲的萎謝。在美國也有人發起運動打算提名馬歇爾角逐下一屆總統選舉。許多有聲望人士對馬歇爾毅然決然拒絕這一提議，感到非常驚訝，而且自覺發起人有點受到損害。另外亦有人建議他提筆撰寫回憶錄，因為那時正風行一時，許多美國陸、海軍將領都忙着出書。但是馬歇爾告訴慫恿他寫自傳的朋友，他要動筆寫一定寫實情實況。戰時的種種醜聞與爭議，不可避免的會和盤托出，這一來他會損傷曾與他交往的政客與將領。回憶錄若為人評論分析，所爭執的事件必然成為報紙頭條新聞，那是他最不願見之事。所以儘管他宦囊欠豐，他仍一口回絕寫書的提議。

他上報告請辭參謀總長職務並無故弄玄虛之意。杜魯門要求他打消辭意，馬歇爾當即拒絕。他無意戀棧。他告訴杜魯門，他跟妻子卡莎琳已在維京尼亞州李氏堡買下一座殖民時代的鄉村宅邸，名叫「杜氏領

地」(Donna Manor)，他唯有希望解甲後返回莊園，藉着培養詩花頤享天年，此外並無別的計畫。

辭呈被擱置了一段時間，後來杜魯門總統終於接受他的辭職。杜魯門只要求馬歇爾稍稍多留任一段時間，等到秋後，艾森豪結束在歐洲的事務回國來接任新的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經過戰爭年月的煎熬，儘管身心已疲憊不堪，仍舊同意這一安排。他耐心等待夏季過去，直到離職時候到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魯門總統在白宮舉行一次告別酒會，為他的參謀總長衣襟上別一枚橡葉級的殊勳勳章。杜魯門而且親自頌讀褒揚狀。其中部分是這樣寫的：

「在一場規模與恐怖程度史之先例的大戰中，數百萬美國人奮身為國忠誠服務，陸軍元帥馬歇爾使國家贏得勝利……他塑造的性格、行為和效率標準影響整個陸軍、國家乃至全球。美國對他虧欠尤深。在世界偉大軍事指揮官的排行榜中，他位居前茅。」

授勳以後杜魯門把馬歇爾拉到身邊，親自祝福他退休後享受安適逸樂的晚年，而且朝他許下一個心願：「將軍，」杜魯門說，「你為國家如此多勞，今後我決不打擾你的退休生活。你已贏取安享晚年的保證。」

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幾天以後，政壇出現一個危機。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P. J. Hurley)返國向總統述職。赴白宮晉見杜魯門以後赫爾利大使應邀出席全國記者俱樂部集會，以他愛爾蘭人的直爽性格，漫不經心大肆批評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順便以幾句尖酸刻薄的話抨擊杜魯門。

杜魯門事後說：「赫某人這番話真叫我火冒三丈，他把我說得一文不值，因此我把他免了職。」

後果是杜魯門馬上就出現一個危機。須知赫爾利大使在國會山莊與共和黨都有強力的奧援。他突遭免職可能激起一次風波。何況，赫爾利離去以後立刻在南京留下一個尷尬的懸缺。其時國共雙方爭執激烈，幾乎以兵戎相見，威脅了太平洋的和平，因此赫爾利的遺缺必須立刻派人填補。

有誰的威望夠大、又廣得人緣，能夠平伏國會山莊的政治火氣，同時，又能為中國的難題提供解決的希望呢？杜魯門心目中只有一個人堪膺重任。他毫不猶豫自甘食言地拿起電話要求接通馬歇爾。

杜魯門在電話裏說：「將軍，上星期我告訴過你，決不打擾你的退休生活，言猶在耳，我本不願意麻煩你，可是，如今情勢緊急。」總統提示馬歇爾，現今遠東的局勢日非，中國內戰的危機有可能擴大成為一場災禍。唯有美國出面干預，才可能化干戈為玉帛，同時也可防止一齣可怕悲劇的上演。

杜魯門問道：「你可答應為我出使中國？」

那天下午，馬歇爾夫婦剛好喬遷到維京尼亞州李氏堡的「杜氏領地」鄉居。當時夫婦倆正在臥房中清理衣箱中的衣服。

總統發問後有頗長一段沉默。杜魯門並不知道當時馬氏夫婦分別在臥房的兩端。馬歇爾瞧着夫人，而夫人則在窗邊隔着玻璃欣賞院中的花園，面部流露出滿意的笑容。

馬歇爾本能的反應，原欲率直拒絕，說聲「不行」，然後掛斷電話。可是對方是現任美國總統，他的總司令，而馬歇爾是一生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官。何況杜魯門語音中含蘊着徵召他為國效勞的籲請，那是無法回絕的本能呼叫。若是臣服於本能又如何向卡莎琳解釋呢？他再一次注視她，正無法啓齒——真是說不出口——道出適才總統的要求。

「將軍，你在聽電話嗎？」總統再度催問，語氣迫切。「你可答應爲我出使中國？」
「總統先生，好的，我遵命。」馬歇爾回答以後，平靜地放下聽筒。

只隔了短暫的時間，卡莎琳離開窗口，把一只輕便收音機放在床頭，廣播員剛好宣布一項特別消息。
白宮適才宣告一項人事命令：「宣告五星上將馬歇爾就要以總統特使身分前往中國。」

卡莎琳轉過身諦視站在陰暗處的丈夫，抱怨地說：「啊！喬治，你怎末幹得了？」

目錄

譯序	一
開場白	一
第一章 白宮特急電話	一
第一章 馬家篤兒	一
第二章 遠戍菲島	九
第三章 西線巡視	一五
第四章 潘興老總	二五
第五章 志業低潮	三四
第六章 初嚐「新政」	四二
第七章 遴任總長	五二
第八章 到珍珠港之路	六一
第九章 最後關頭	七二
第十章 吃癰之日	八二
第十一章 內外夾攻	九〇

第十二章	漸入佳境·····	一〇一
第十三章	大戰私情·····	一〇九
第十四章	外放落空·····	一二四
第十五章	盟國寡信·····	一三四
第十六章	最後勝利·····	一四七
第十七章	從柏林到原子彈·····	一五七
第十八章	投身政壇·····	一七〇
第十九章	無法達成的任務·····	一七六
第二十章	上海攤牌·····	一八一
第二十一章	使華辱命·····	一八八
第二十二章	初掌外交·····	二〇一
第二十三章	復興歐洲·····	二一〇
第二十四章	冷室螢光·····	二二〇
第二十五章	重作馮婦·····	二二八
第二十六章	韓國前線·····	二三三
第二十七章	將帥不和·····	二四二
第二十八章	麥帥去職·····	二五二

第二十九章	國會議論·····	二五七
第三十章	熄燈號響·····	二六一

第一章 馬家驚兒

馬歇爾幼年隨雙親居住在美國賓州的聯邦鎮。小時候他最大的雄心是想擁有一隻小狗，但却爲雙親所拒絕。他的一位叔父曾爲獵犬咬傷腿部，在極大苦痛中死於狂犬病。家人一提起叔父臨終時的痙攣苦狀，莫不驚恐萬狀。

馬歇爾的慾望因而幻滅，不過却看上同學的一隻名叫「旅伴」的蘇格蘭小獐。小主人並不喜歡「旅伴」，因爲它不聽指使，害怕跟高大的狗對抗，挨打時高聲吠叫。少年馬歇爾時常誘使「旅伴」從家園外出，帶領它到鄉野漫步，教它游水划過小溪，以嗅覺尋找野兔，從窩穴中趕出鵪鶉，以及火雞。他們變成良友，每逢「旅伴」的小主人跑來訴怨小獐又不知去向時，馬歇爾只須吹吹口哨，那「旅伴」會從隱藏處所飛奔出來。

若干年後，馬家搬離聯邦鎮，馬歇爾必須跟「旅伴」道別，是當時他最大的悲慟。幾年後，他獲悉他的同學病故，下一次去聯邦鎮，名目上是向同學的母親表示哀悼，暗地裏他想知道「旅伴」的下落。他很高興得與「旅伴」重逢，一隻夠老的獐犬躺在後院曬太陽。他呼喚一聲，了無反應，連回吠也沒有，只冷冷地瞪他一眼。

馬歇爾後來嘆息道：「那對我打擊不小，因爲『旅伴』是我幼年的良伴。我坐在它身畔，設法輕拍它

，得到的是相當的憤怒。」

他向它咕嚕多時，設法引起它的記憶，仍然毫無反應。他說，「又隔了五到十分鐘，它仔細地嗅我，又印證地聞我兩、三次，而後它高興得發狂。它的嗅覺終於找到舊相識。多年別離重訪故居，那是我最感到爽心的事。」

喬治·馬歇爾於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聯邦鎮。除了「旅伴」他對那個小鎮的記憶並無多少使他感懷的。他是家中的老小，比二姐瑪麗小四歲，比大哥司徒華小六歲。哥哥姐姐似乎都不喜歡多添他這個小弟弟。瑪麗小時，聰慧、自私，而且總是大聲吼叫壓制小弟。司徒華是父親的寵兒，從不讓弟弟出頭。如果喬治天份能勝過哥哥和姐姐也許會好過些，可惜他是學習比較遲鈍的男孩。

父親老喬治·馬歇爾與妻子勞娜婚後七年多生下小兒子。他們居住在肯塔基州奧古斯大城。時值廢除黑奴運動掀起南北戰爭。兩親家因政見不合，分隸南北兩派。勞娜的父親堅持解放黑人，不直南方的農奴主義者之所為。而老喬治已有兩個哥哥從軍加入南方邦聯部隊。儘管政見不合，奧古斯大城所有居民都不願為戰火波及。於是勞娜父親說服市議會成立鄉團自衛隊，以求中立自保。

老喬治那時年方十六，志願地參加自衛隊持槍拱衛鄉梓。一八六二年九月，南軍將領史密司率騎兵與輕砲兵隊企圖佔領奧古斯大繞道側擊辛辛拉蒂市。勞娜父親以衆寡不敵舉白旗投降，但未及事先通知自衛隊以至南軍入城遭自衛隊狙擊，死士兵二十一人，傷十八名。鄉團亦死七人，傷十五人。史密司一怒之下，帶走自衛隊一百人作為人質，沿途罰做勞役。老喬治為戰俘之一，數週後始獲釋回。老喬治與勞娜好事多磨，十年後的一八七三年方得成婚。

老三小喬治出世時，馬家主人事業日隆，其時任當地焦炭公司總經理，並且在賓州擁有煤礦礦山。學家已遷至聯邦鎮，成為當地活躍的民主黨員。小喬治曉得老爸性情暴戾，尤喜以班長的猛烈手段責罰幼童。地下室有根長柳條，他常為小事受到鞭笞而疼痛難挨。對鄰女的一次惡作劇使他創痛尤深。

哥哥司徒華從未挨過柳鞭，幼小的他知道原因何在，不是人家功課好，就是長得帥。小喬治自知與「帥氣」無緣，頭一次進鎮上私塾湯卜生小姐的預備班就發覺念書並非易事。他的領悟力差，測驗結果往往在班上敬陪末座，所以小小年紀就知道，「成績不理想」。

老爸終生遺憾的是當鄉團在南北戰爭中唯一的軍事行動是奧古斯大的一場血戰和戰敗被俘，他的野心是希望兩個兒子之一成為美國陸軍軍官——那是他無法如願的。起初，司徒華看來會實踐老爸的夢想。大兒子被錄取進維京尼亞軍事學校（VMI）當武學生。VMI是美國最古老的軍校，一八三九年特許成立。司徒華前三年學術成績出眾，到了第四年，司徒華表明志在科學，無意當常備軍官。他專心致志攻讀理化兩科，那也是VMI很專擅的學科。畢業後，司徒華就與練兵場絕緣，進入當地一家大鋼鐵廠任化學師。老爸大為失望，現在寄望二兒子立志從軍。

喬治·馬歇爾是在阿哥冷言譏諷下拿定主意念VMI的，「他能，為何我不能？」一八九七年九月他獲准入學，年方十六歲。

VMI位於維吉尼亞州勒辛頓鎮（Lexington, Va），是美國最老的州立軍校之一。所有入學男生均需接受陸軍或空軍軍官訓練，修滿學分可授文學士或理學士學位。軍校由六位董事監督，其中一位由州參軍長兼任。校務則委託一位美國現役將官的校長管理。